

● 郑 闰 著

金瓶梅词话

学 林 出 版 社

《金瓶梅》和屠隆

郑 闰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沪)新登字113号

特约编辑：张 兵

封面设计：郑 闰

封面题签：顾易生

《金瓶梅》和屠隆

郑 闰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44,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510-885-4/I·310

定价：7.25元

序

郑国同志是一位画家，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并有良好的学术功底，在绘画和古典文学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八十年代中期，他曾来华东师大中文系进修学习，我们相互切磋，教学相长，他的好学深思刻苦钻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当时他就萌发了对屠隆作出整体研究的构想，现在《〈金瓶梅〉和屠隆》一书即将出版，他嘱我作序，拜读之后，我深感欣慰，且把读后之感想向广大读者略述一二。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目前处于低谷时期，商品大潮的冲击给整个的学术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传统文化范畴的中国古典文学，其研究境况也是令人担忧的，读者群的大量减少，出版难的重重困扰，强烈地影响着研究者的心态，使古典文学研究无奈地处于一种被动和无所适从的境地，研究人员的部分流失，研究成果的急功近利，无疑是弥散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层阴云。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当我拜读郑国同志的《〈金瓶梅〉和屠隆》时，我不禁为他的研究勇气和执著精神所感动。据我所知，郑国同志完成此书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是很大的，他还不时地自费外出寻师访友、查阅资料，在大量地积累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又几经寒暑精雕细琢，寻幽逐微，写出了这一部颇有份量的屠隆研究专著。我既为郑国同志能完成这一研究成果而高兴，更为他那种不计名利、默默耕耘的执著精神而赞叹。

因为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甘坐“冷板凳”的、兢兢业业的奉献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迷茫，使学术研究正常地、健康地发展。

屠隆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是相当薄弱的，迄今还未有一部完整的研究论著，就是研究论文也相当稀少。这种境况与屠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为屠隆虽不能与历史上的名家、大家相比，但他毕竟是一位在晚明文坛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在文艺思想、戏曲创作、小说以及诗文领域都留下了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在晚明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屠隆以其独异的品行、人格和风貌，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这确乎是一个值得研究又尚未深挖的历史人物，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固然应主要选取在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为对象，但也不能由此忽略在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二、三流人物。郑闰同志的《〈金瓶梅〉和屠隆》弥补了学术界的空白，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屠隆的论著。在这部著作中，郑闰同志将屠隆放在一个比较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他不仅确立了屠隆是一位“与汤显祖、袁宏道一起，投身到晚明风起云涌的文学解放思潮中的斗志”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全面考察了屠隆在艺术理论思想、戏曲、诗文创作中的贡献，还以较大的篇幅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聚论之点——《金瓶梅》作者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考辨。这种全面、系统的屠隆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尚属首次，其开拓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细读郑闰同志的《〈金瓶梅〉和屠隆》，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书稿中所体现出的扎实的功底、丰富的史料和缜密的考辨。古典文学研究诚然可以采用多元的方法，但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离不开扎实、深厚的功力和丰富、广博的材料这一学术研究的基础。如果抛开了这一基础，那学术研究就往往会流于空

疏不实或主观武断。而这一基础在学术研究中又是一件最为艰难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无捷径可走,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一丝不苟的考订。郑闰同志的《〈金瓶梅〉和屠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这一特色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其中第四章《“成而尚秘”的〈金瓶梅〉》表现得更为显著。《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向来为研究者所重,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这已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一大疑案,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视线。随着研究的深入,《金瓶梅》作者的探讨范围在逐渐缩小,其中“屠隆说”的影响日渐增大,此说最早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黄霖同志所提出,郑闰同志在本书中,则以黄说为基础,进一步加以核理、考订,并提供了不少鲜见的材料和线索作佐证,可以说,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这一论断。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中国小说史、尤其是《金瓶梅》研究将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郑闰同志的《〈金瓶梅〉和屠隆》一书也并非白璧无瑕,但对屠隆这一研究并不充分的课题我们也不能过多地求全责备。本书如果能在全书开端标列“屠隆生平”一章,那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会更易把握屠隆的“全人”。

以上便是我拜读之余的一点感想。郑闰同志敏慧好学,多才多艺,相信他能够再上层楼,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作出更多的业绩。

齐森华

一九九三年八月

目 录

序

齐森华

第一章	文学解放思潮的斗士	
	奋起破“复古”	1
	“性灵”说的先驱者	18
	形狂心不狂的“狂狷”精神	35
第二章	多才多艺的戏曲家	
	传奇三种扬美名	50
	意调双美论“情至”	61
	自导自演逞风流	67
	心折汤显祖	70
第三章	疏狂放逸的文学家	
	诗如天风乍来	80
	文如冲风怒涛	89
	美哉，销吾胸臆	97
第四章	“成而尚秘”的《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	103
	欣欣子屠本峻	113
	谁道人心运不通	125
	三问三答	133
第五章	僧帽僧衣道人鞋	

	“三教一道”论	145
	援佛入儒、以道阐儒	152
	从“适意”到“纵欲”	160
	破“十迷”，晓悟众	165
第六章	宏富庞杂的著作	
	诗文结集五种	172
	游记与杂著	179
	凤仪阁乐府	183
	编写佛道著作和丛书	184

附 录：屠隆年表

第一章 文学解放思潮的斗士

奋起破“复古”

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隆“沿王李之涂饰，而又兼三袁之纤桃”（《四库总目提要》），虽隶属后七子派麾下，但不为格调所束缚，腾扑冲撞而出，成为性灵派的前驱，是位与汤显祖、袁宏道一起，成为晚明风起云涌的文学解放思潮的斗士。

“屠隆比王世贞小十六岁，比汤显祖大八岁，正是一个从明中叶到后期，从复古到趋新的过渡人物。如果说《与王元美先生书》是他加入文学复古思潮的申请书，那么《玉茗堂文集序》则是他交给文学解放思潮的投降书。历史就以这份投降书宣告了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终结。”《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这一概括无疑是精妙之论，然而，尚不够精确。

屠隆比徐渭小二十一岁，比沈明臣小二十五岁，比袁宏道大二十三岁。屠隆刚步入文坛，就接受徐渭、沈明臣“趋新”思想的熏陶，与复古派貌合神离。对此，他在《与汪伯玉司马》的信中说得分明确：“比年以职事入吴，余尝与元美兄弟周旋。虽义托同心，亦颇气存强项王先生，赏其俊，恶其跳梁，然未尝不相欢也。”这说明：屠隆对于文坛盟主王世贞只是周旋和鸣而已。

屠隆的文艺思想是一贯反古、复古、斥古，只是“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直到知遇汤显祖才忽然妙悟，掌握了以“性情”说来破击“格调”说的理论武器。由于屠隆“疏狂”的个性，“狂放”的精神气质，他的“性情”说明显具有个性解放色彩。在文苑诗坛的腾扑冲撞中，他油然而敏悟“性灵”说。尽管屠隆对于“性灵”说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的萌芽阶段，但他的天性已使他喊出“抒写性灵”的口号了，愿为“性灵”大军前茅武驱。

屠隆的学师是沈明臣。沈明臣，字嘉则，又字句章，号天放翁。鄞县栎社人，故又自署栎社长。明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十二月十九日生，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九。^①沈明臣是与徐渭竞相齐名的诗人，为万历朝三大布衣诗人之魁首。嘉靖三十四年，沈明臣与徐渭同为抗倭大帅胡宗宪幕府记室，共为抗倭杀盗、平定海疆作出了贡献。沈明臣诗才敏捷，备受胡宗宪青睐。这一年，移军浙西衢州烂柯山，在祝捷宴会上，沈明臣赋诗助兴，即席吟就《饶歌》十章，当高声诵吟“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时，胡大帅举杯离席、捋须夸赞道：“何物沈郎，雄快若是！”遂命将《饶歌》十章勒石崖壁，予以纪念。^②此事令徐渭称羨不已，在其《将与嘉则入闽，方许二君饯别，分以五韵》诗中将自己比作“囊匣”二龙。在另一首《雪中访嘉则于宝奎寺之楼店》诗中，徐渭直视沈明臣为“卧龙先生”。诗曰：“山径寻君重复重，小楼百尺卧元龙。”^③

屠隆十三岁时知遇于沈明臣。他在《沈嘉则诗选序》中自谓：“一日晤先生于张司马公所，一见把臂，欢如平生，遂连宿先生斋中……是始，嗒然心折先生，愿北面称弟子云。”屠隆十四岁时，仰慕沈师诗名，游太末，亲瞻《饶歌》十章石刻。可见

屠隆对于学师的崇敬。屠隆宰青浦县令，“延接吴越间名士沈嘉则、冯开之诸公，泛舟置酒，青簾白舫，纵浪泖浦间”，④歌诗填词，相与赓和。尔后，屠隆“谋刻先生诗”，成《沈嘉则青溪诗集》，则更见屠隆尊师的诚意。

屠隆学诗于沈明臣，颇得师长衣钵传授。沈明臣喜作乐府诗，竹枝词，擅作古风古诗，有《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传世。诗风雄阔浪漫，奔放自如。尝乘酒兴夸口说：“吾当李（白）则颜行，当杜（甫）则北面。”言下之意，其诗风豪宕堪与李白媲美，其诗律格调稍逊于杜甫而已。如《赤霄行寄送屠长卿赵春官》诗：

高云不动天嵯峨，南纪北纪开山河。昆仑如拳立
紫海，绛楼飞阁排纤阿。霞桑夜照幽都赫，星拓霄连
阁波赤。最上居题玉帝间，东方界署天王域。鼙鼓双
悬日月鸣，瑶姬並奏九龙笙。世人空讶三神岛，仙侣
徒嗟十二城。送君去去情何已，电甲长神作人语。紫
极勾阵拂曙开，万言一日闻当宁。

此诗排荡开阖，气势壮阔，颇得李白诗风神韵。屠隆赞誉此诗，“精气动荡，神化四溢，发作于中，而四畅于外”，⑤颇为精当。尤其是沈明臣是位奉汉魏古诗、初盛唐诗为神明者，故屠隆学诗，“则三百篇汉魏及诸乐府、铙歌”，“好称唐人。”⑥师生二人的诗文主张自然易与后七子派主张相共鸣。沈明臣曾游历太仓，王世贞兄弟久闻明臣诗文，延迎高座论诗，称赞他是当今“布衣之杰”（沈明臣与王叔承、王稚登并称万历间三大布衣诗人）。为此，世人多将沈明臣附会于弇州四十子之列。殊不知，沈明臣年长王世贞八岁，又值才气横露，不知藏拙韬晦，弇州兄弟只是虚与周旋而已。屠隆所撰《沈嘉则先生传》分辨此事道：

姑苏王元美，吴兴吴子与，武昌吴明卿，新安江伯玉辈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游其间，雅为诸君子推轂。客海上最久，与朱邦宪为莫逆交。邦宪亦奇杰之士，即与先生昵好。而严视先生，虽酒中怒骂不问二吴名士，亡不延颈，愿交先生。

朱邦宪，字察卿，上海人，官至福州太守。性慷慨，通轻侠，好读书称诗。多长者之游，所最厚善者为四明沈明臣、吴门王稚登，^①是位常常怒骂“复古主义”的豪爽诗人。所谓酒中怒骂二吴名士，即王世贞兄弟。沈明臣既与怒骂“二吴名士，亡不延颈”的朱邦宪为莫逆交，岂能够俯首屈就王世贞门下？

沈明臣“为诗兼汉魏六朝唐人所长，而尤善自出奇，挥霍雄浑，不以气伤格，不以格掩材”；^②“文益疏宕有奇气，乃其魁伟大节，洵不愧其为文。”^③可见，沈明臣为诗为文是重才情而薄格调的。况且，沈明臣与徐渭曾同事阇帅为记室，才情相映，意气相投，诗文交往频繁，拓落不羁相仿；终生布衣游历，愤世嫉俗相同。因而，沈明臣诗文之疏放浪漫与徐渭趋向一致。不过，徐渭疏而颠放狂浪，明臣疏而恣放旷达。沈明臣有《为徐文长题九龙卷》诗，诗句豪宕旷放气概，与徐渭水墨九龙图卷，如日月映衬、天地同辉：

电光闪闪眼花乱，九龙争飞在天半。云奔水走翻低昂，海若天吴竞奔窜。洩郭长风肘后生，崩轰霹雳天为倾。变化隐约不可状，雾滃涛颠鳞甲明。昂头露爪令人悸，双飞独舞俱成势。天地为之清浊移，海狱须臾惊卷去。^④

而沈明臣诗论主张也毕竟不同于王、李。沈明臣在《以叶生太叔诗呈张大司马》诗中十分鲜明地表白道：

鬼仙已谢李王孙，诡谲难夸玉川也。即今论才莫

可用，居然屈宋鞭笞下。

可见，沈明臣决不苟同于王、李的复古主张。王，是王世贞，李，是李攀龙。他们是后七子派的两位领袖人物。沈明臣特别对于王、李之扬诩唐之格律诗而贬抑唐之古诗大为不满，曾说：“于麟云唐无古诗是也，无亦以其似存之乎？”^⑩指出李于麟无视于唐古诗的客观存在，而侈言唐无古诗。可见沈明臣的诗文主张与格调派“异同离合”。正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沈记室明臣》中所概括的：

王元美继二李之后，狎主词盟，引同调，抑异己……海内词人有不入其门墙，不奉其坛垌者，其能自立者亦鲜矣。伯毅才名故与乌衣马粪相颉颃，承父早多贵游，嘉则晚依宗衮，三人者其声势皆足以自豪，元美与之雅故，在异同离合之间。

沈明臣如此，屠隆亦大致如此。

屠隆与赵用贤、胡应麟、冯梦祯、魏允中并称晚明文坛“末五子”，隶属弇州四十子之列。王世贞学问渊博，著述浩富，继登盟主，显赫天下，又有其弟王世懋、同乡王锡爵相与佐助，他们再次掀起的文艺复古运动，声势比“前七子”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⑪形成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学者精英广集门庭的态势。屠隆就是一位曾经盛赞凤洲“先生文字，上帝所重，在天下人可知。初学小生能拈弄笔墨者，即思捭衣一见王先生，得王先生片言以为重”^⑫的崇拜者。

屠隆追随王世贞，是万历七年(1579)调任青浦县令期间。青浦、太仓是毗邻之地，时王世贞又正回籍听用栖息弇山园诗酒自娱，屠隆便就近拜谒。先随尊师沈明臣，成为弇山园高座论诗的山人词客；继之，乞“笔札之役”，求得《明故勅赠文林郎直

隶松江府青浦县知县先君丹溪公谏并叙》文；屠隆还紧随弇州兄弟参与王锡爵仲女王煮贞“县鸾菩萨化身”的顶礼膜拜活动。^④屠隆在北京礼部任上被构陷罢黜之后，还多次上书王世贞为自己辩白诉冤，寻求声援。这一切似乎都明证屠隆趋奉王世贞。然而，此时的弇州山人已“朦胧萌拆”。^⑤“逗出一些类似性灵说与神韵说的见解。”^⑥屠隆之趋奉，分明是为和鸣“性灵说的见解”而“仰濶长者”的。^⑦

屠隆在《唐诗品汇选释断序》一文中切直陈说道：“夫诗由性情生者也。”虽则全文扬唐抑宋，仍步格调之论，但“性情说”日趋鲜明。“他的诗文瑰奇横逸，全以才气见长，因此有时又能不为格调所束缚，反有折入公安派的倾向。”^⑧屠隆的诗论、文论重“性情”，而鄙“格调”。不仅屠隆后期主要著述《白榆集》、《栖霞馆集》、《鸿苞》中论诗文之精神重“性情”，而且青浦令时所结集的《由拳集》中诸多诗论、文论亦已与王、李有不相一致之处。《由拳集·文论》说：“唐人诗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为主吟咏性情则均焉。”《由拳集·与友人论诗文》则以“诗本性情”来针砭王、李之“诵法唐人务为工致”的疵病了：

……而唐人徒用丽字秀语为声俊，取其鼓吹铿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足下，往往诵法唐人务为工致而已。于麟既已若此，足下何不广心自纵，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道缠俗，自为一家言。以杰然特立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致自喜，学唐人不成，即又为于麟而已。^⑨

屠隆在《与友人论诗文》中所谓“里中有友人”，乃是子虚乌有者。因此，《与友人论诗文》实则是屠隆意欲破击“格调”藩篱，而自创“性情说”的一份宣言书。全篇的主旨是：“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抒写性情者也”。

屠隆在《由拳集》中收辑的诗歌，均是万历八年(1580)前的力作。这些诗歌体现了屠隆才子胸磊，豪放恣纵的旨趣，内容多为抒发自我感慨：或啸歌古今，或叹惜年华，或吟咏旅商艰辛，或牢骚仕途蹉跎；或则关切民瘼，抒写农事稼穡；或则体恤同仁，频叹官场浮沉。表现手法大多直抒性情，铺叙感慨，荡怀心胸，一泻无余。如《寄肖以占太史六首时奉命校士越中》诗其二，直陈自己作诗胸臆诗：

向来辞赋借山川，才子胸中五色烟；云梦彩毫吞八九，钱圉强弩射三千。鸟飞葭葦天如镜，客倚芙蓉秋满船；定踏西泠桥畔月，一杯何处唤逋仙。

屠隆诗歌与屠隆诗论表里一致，如出一辙。其论“诗本性情”，其诗直抒性情，可谓快人快语，豪爽率真。

诚然，王世贞晚年亦看到李攀龙过于执著“格调”的流弊，也提倡才情。其《艺苑卮言》尝说：“然则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径者最也。”表示对“格调”模拟的忏悔。其晚年所作《章给事诗集序》说：“……后之人好剽窃余似，以苟猎一时之好，思踣而格杂，无取于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得其人，与得其集而不得时者，相比比也。”^②这简直成了“性情”说了。这正是屠隆所赏识的诗论新调。为此，屠隆欣然吟作《寄大司寇弇州先生歌》表达敬意道：“道业转盛名转增，玉尘落来谭要眇，彩毫秃尽思骞腾。人间月旦有许劭，天下龙门望李膺，广座长延万里客。”晚年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一再指出：“书画可临可摹，文至临摹则丑矣。”又声称：“剽窃、模拟，诗之大病。”其《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更坦率地表示：“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这显然已经有意无意地默认“性灵”说了。

王世贞弟世懋在《艺圃撷余》里指出：

余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

理论格调。

王世懋的意见，自然更赢得屠隆的共鸣。

由此可见，屠隆是看到了王世贞兄弟对“格调论”的修正，有转向“性情论”的态势之后，愿与他们相共勉的。屠隆曾在《由拳集·文论》中既指出王世贞兄弟见解之变，又看到他们“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但毕竟在“思变”，“故吾愿与海内诸君子勉之矣。”这就是屠隆和鸣于王世贞的实际情况。此又可以屠隆书于万历十一年年的《与汪伯玉司马》为证：

以故，仆生东海四十年而未通尺一订下。比年以职事入吴，尝与元美兄弟周旋。虽义论同心，亦颇气存强项王先生，赏其俊，恶其跳梁。然未尝不相欢也。②

这是屠隆文艺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屠隆文艺思想的发展还与汤显祖密切相关。

“近者又仍《玉茗堂集》出，余一见心折。”此是屠隆为汤显祖《玉茗堂集》所作序言里的肺腑之言。

在晚明文艺思潮中，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声势颇为浩大，特别是“王弇州主文章之盟，海内奔走翕服”。然而，唯二人不与同流合群，“顾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③汤显祖，对戏曲和时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重才情，抒性灵。这就必然与复古主义唱反调。汤显祖曾在诗文中多次“标涂”复古主义。其《答陆君启孝廉山阴》诗中说：

文家虽小技，目今谁大手？何、李色枯薄，余子

定安有？

此诗直接指斥何景明、李梦阳一味模拟复古，以至诗无色，情枯竭。他的《答王澹生书》云：

因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起仪郎舍论

李于麟，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称雄，妙者称能而已。

汤显祖如此明目张胆地“标涂”文坛盟主文赋，又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后七子”诗文色枯情薄，自然招致王世贞的不满。王世贞曾反诘说：“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屠隆知悉此事后即致信《与汤义仍奉常》，说：“两贤同栖，正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易得。若元美者词林宿将，皮骨即差，老弱犹堪开五石弓，先登陷阵。愿足下无易廉将军。”^②屠隆此处所言“两贤”指王世懋与汤显祖。时王世懋为南京太常少卿，汤显祖为南京太常博士，是世懋属下，正可谓“朝夕把臂。”然而，汤显祖对于顶头上司毫无共同语言，不仅不与往还，而且多有齟齬。汤显祖《复费文孙》书札曾表白说：“身为敬美太常官属，不与往还。敬美唱为公宴诗，未能仰答。虽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究其原因，只为诗文主张不同。汤氏在同一封信札的开头还说：“仆少于文章之道，颇亦耳剽前识，为时文字所縻。”信的结尾说：

海内人士，乃稍有好仆文韵者。或以他故相好，或其智意未能远绝，因而借声。何至如门下如许，过其本情万万耶？然至士人谈此道者，欣然好之，盛欲有所禀承，尝以老病捐去。

诚然，汤显祖并非有意与王世贞兄弟分庭抗礼，而是着重于破击复古摹拟之风，以弘扬抒写“真性情”的诗文之道。汤显祖秉性耿介，执拗奇崛，因之，他的主张言论常常率直而决断。“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他在《合奇序》中说的这番话，表明他宁为李贽、徐渭般的狂狷，而不愿和摹拟复古派妥协。文学主张的